

# 刘心武文存II

[1958—2010]

短篇小说 第二卷

## 她有一头披肩发

刘心武◎著



013031990

I217.62

72

V11

# 刘心武文存II

[1958—2010]

短篇小说 第二卷

## 她有一头披肩发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
72

V11



北航

C1639124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3701.0210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有一头披肩发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; 11. 短篇小说. 第2卷)

ISBN 978-7-214-08001-1

I. ①她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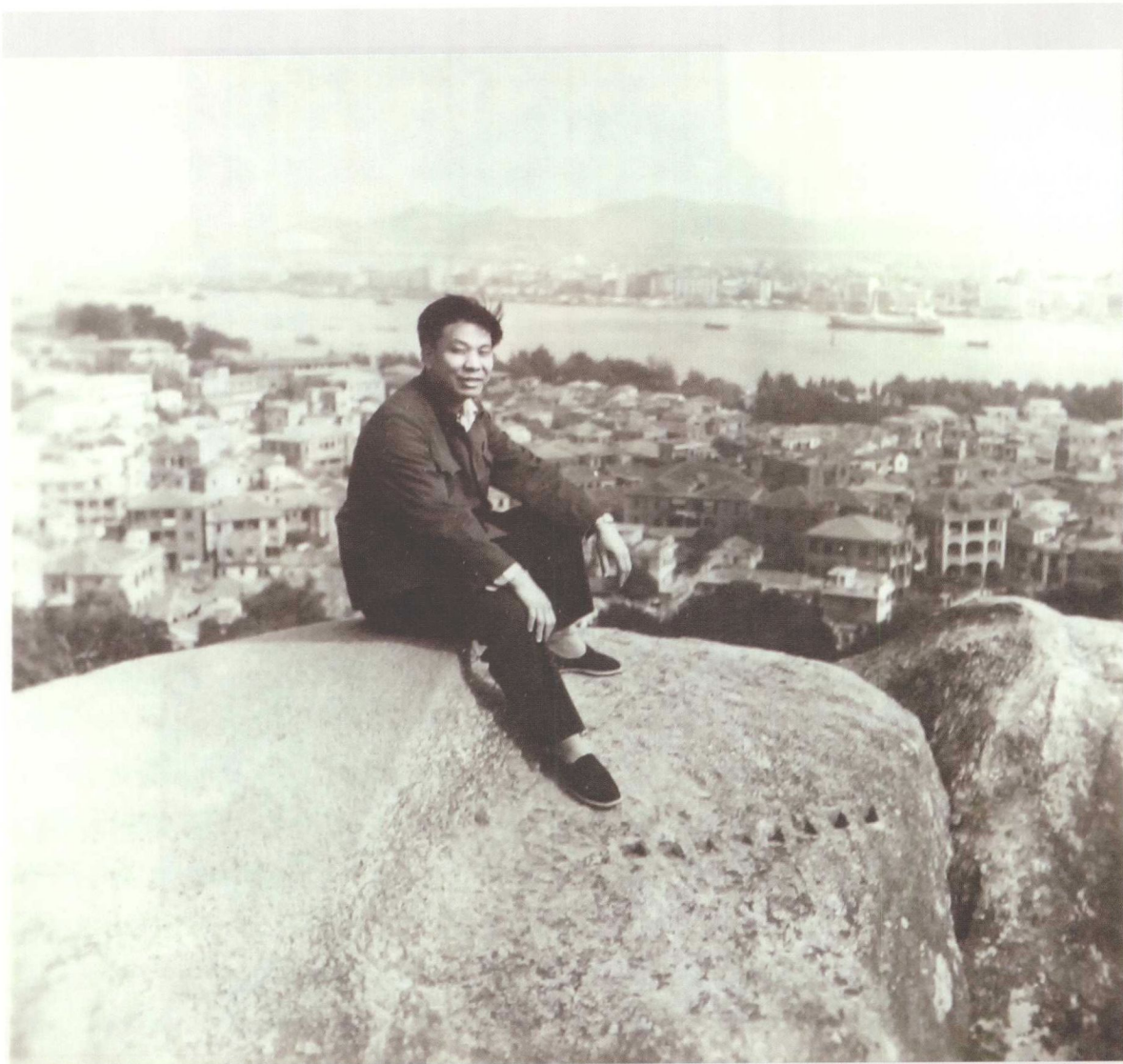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6738号

书 名	她有一头披肩发
著 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 焱
统筹编辑	李 丹
特约编辑	朱 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book-wind.com">http://www.book-wind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5.75
字 数	258千字
彩 插	4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001-1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▲ 1980年的刘心武



▲ 刘心武在鼓浪屿（1980年）



▲ 1981年听音乐的刘心武



▲ 秋收后的田野（刘心武的水彩画）

## 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1958年16岁至2010年68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900万字。《文存》共40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5卷、中篇小说4卷、短篇小说5卷、小小说1卷、儿童文学1卷、建筑评论2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4卷、散文随笔11卷、杂文1卷、海外游记1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卷、创作谈1卷、理论批评1卷、早期（1958年至1976年）作品1卷、自述1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

刘心武文存

11

## 目录

- 没工夫叹息 · 001
- 深谷小溪默默流 · 012
- 神秘的姑娘 · 021
- 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 · 031
- 乔 莎 · 045
- 蜜 供 · 063
- 银 河 · 072
- 月亮对着月亮 · 091
- 她有一头披肩发 · 106
- 洗 澡 · 115
- 写在不谢的花瓣上 · 122
- 电梯中 · 140
- 门外一株合欢树 · 148
- 最后一只玉鸟 · 159
- 到远处去发信 · 170
- 公路旁的仙女 · 184
- 酒泉姑妈 · 193
- 楼梯拐弯 · 208
- 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217
- 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226

## 没工夫叹息

—

晚上六点半钟。

楼梯上响着急促而坚实的脚步声。光凭这声音，人们会判断说：谁家的年轻人回来了。用钥匙开弹簧锁的声音也是那么利索。但是门一开，进来的却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，她身材适中，相貌平凡。这种穿一身干净的深蓝混纺衣裤、提一个半旧的黑色人造革包的花白头发妇女，常能在电车汽车站上遇见。她们排队往往排在前面，但临到上车时却常常被挤到后面，但是她们总能终于挤上车，并且迅速到达目的地。

“妈，快来趁热吃吧！”

在某剧团当编剧的女儿正坐在饭桌边吃饭。她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一份手稿。

这母亲是建国中学的沈校长。她一瞥就知道女儿看的是哪篇稿子。一家杂志约沈校长写篇悼念爱人的文章，她把这任务交给女儿了。女儿已经是三易其稿。

沈校长放下提包，朝厨房走去。经过五斗橱时，她有意望了一眼橱上的照片。照片镶在一个有金属弯架的小镜框里，照片上是31年前的她和爱人，站在东北刚解放的一个城市的小车站前。党当时派他去接收一家很大的工厂，而派她去接收一家市立中学。此刻她脑中闪过随军记者为他们拍照当天的一件琐事：分手时，他从棉衣兜里掏出一只苹果给她，那只苹果只有核桃那么大，而且上头有一个很显眼的褐色的疤。苹果上带有他的体温，和从棉衣上熏染来的硝烟的气息。

她又一次痛苦地意识到，他和那苹果一样，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。但是她没有停住脚步叹息。只两秒钟她已来到厨房的水龙头面前，她卷卷袖子，麻利地洗起脸来。

她落座到饭桌旁时，女儿已经吃完，并且已给她盛好了饭、揭开了汤碗上的盖盘。

“有人找过我吗？”她筷子不停，问时并不看着女儿。

“没有。”

筷子停住，眼光直射到女儿脸上。她从声调里捕捉到了一种迟疑的语气。

“就是郑老师的爱人来了……”女儿知道到底是瞒不过的，便爽性把最棘手的事说在头里，“她对学校安排郑老师给青年教师讲课有意见。一分钱补助没有不说，还得罪那些找到家里来要求个别辅导的熟人。加上房子的事拖到今天也没给解决，她是一肚子的火气……”

筷子不停地动，从无声到有声，最后停住；然后是汤匙动，呷汤的声音，最后是汤匙搁进空碗中。

“她本来是一定要等您回家，我劝了她一阵，她才走的。妈，您今天就别去找她了吧！”

“今天我不找她。”沈校长心中有数，老郑的爱人需要的不是哪怕以最温柔动听的话语谈出来的真理，而是切切实实地能体现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真理的物质，而这物质她此刻还无权也无力提供，她得先去奔走呼号。

女儿拿起那叠稿纸，简直是恳求地说：“妈，您今天就别出去了，我把这定稿给您念一遍——明天人家就要来取了。”

沈校长收拾起桌上的碗筷，搬到了厨房——洗碗这项工作经她多次坚持，被规定为她的神圣职权，女儿不得横加剥夺——她从厨房里回答说：“今天老郑是第一讲，我怎么也得去一下学校。文章我回来再看吧。”

洗涮完毕，沈校长来到小小的卧室，这里有她和女儿各自的一张单人床，各自的一张书桌。在女儿书桌前的墙上，贴着用隶书写着的三寸见方的一张“慢”字；女儿的床铺下，原来装电视机的纸箱子里，塞满了她一年来写的剧本、小说和诗歌手稿，

而发表出来的只有寥寥几篇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对她说：“你要学会写得慢一点、少一点、短一点。”她这些天体会到了“越慢越难”的道理，所以给自己贴上了一个“慢”字。而沈校长书桌前方的墙上也贴着用隶书写着的三寸见方的一张纸，却是一个“快”字；那也是女儿贴的，她本是开玩笑，因为她说母亲的一举一动，总给人一种恨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一点、多一点、每天办事的时间长一点的感觉，因此恰需一个和自己相反的座右铭。沈校长见了这个“快”字只是一笑，任它贴着。

沈校长落座到修补过的藤椅上，女儿把自己那边床头柜上的电唱机盖子打开，问道：“您要听哪张？”

这是母女晚饭后例行的一种享受，简直有点“雷打不动”的气概。

“《春江花月夜》吧。”沈校长仰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乐声飘荡在居室里。沈校长觉得自己仿佛坐在河滩边的草地上。没有月光，却有晨雾。地上钻出一株又一株的小树，树上都结着核桃般大的苹果。带有小小的疤结，并且有着亲爱的人身上的体温和硝烟的气息……

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最后一个乐句结束了。沈校长依旧靠在椅背上，仿佛已经入睡。但是女儿刚把针头从唱片上移开，她便霍地站起身来，用双手拢拢花白的短发，抖擞一下精神，到外屋找到自己的提包，然后，便听见一声门响。那下楼的脚步声比上楼更加迅捷。女儿谛听着。微笑，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## 二

下到一楼楼梯口，沈校长看了一下手表，七点十八分。她脑中立时浮现出区教育局长老王在家中伏桌吃饭的景象：谢了顶的前额，映着灯光，连鬓胡子顾不得刮，沾着汤水……她果断地走到公用电话前，打通了电话。听得出王局长嘴里还有嚼饭的声音。

“我正吃饭呢。”

“闻见酒味了。只有这时候才能逮着你。”

“好厉害！你在哪儿呢？还没家去？”

“刚吃完饭。这是我们楼下的公用电话。喂，给郑老师补助的事，你们研究定了没有？”

“哎呀，你也知道现在的规定，给学生补课，可以按照超钟点费补助；你们那个活动，属于教师业余进修性质，不能补助啊……”

“世上的规定没个不能变的！我以为只给学生办补习班，抓升学率，而撂下青年教师的业务不管，那是治标不治本！说到头，教学质量要由教师队伍的质量来保证。我们现在是初中毕业的教初中，高中毕业的教高中，这叫做‘近亲繁殖’，要引起‘物种退化’的！……最近不少校外的人出高价找郑老师补习，可他宁愿在本校义务劳动——早让你到他家瞧瞧你总不去，一毛钱的肉末三尺长的懒龙，大儿大女上下铺……”谈到这儿，她脑海中浮现出瘦高个儿，硬白短发、清癯面庞的郑老师，正吸着一角八分钱的一包的纸烟，那种烟盒是连攒烟盒叠三角玩的小朋友都不屑一顾的；跟着又浮现出郑老师的爱人在愤愤地翕动着嘴唇，而郑老师用身子遮住她，红着脸一个劲地重复着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们过得去过得去……”沈校长简直就要发出一声叹息了，然而她没有工夫，因为她必须言简意赅：“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给他补助。你们早点开会把这事定下来！”

“我们一定研究研究，研究研究。”

“什么时候研究好？下星期三行不行？”

“就下星期三答复你吧！”

从电话里隐约可以听见老王爱人催他快回去吃饭的声音，但是沈校长还不能让老王马上离开电话。

“房子呢？他一家三代五口住 12 平方，已经 17 年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最近市里往下分统建的宿舍，咱们一个单元没捞着呀。谁重视咱们这个教育口呀？咱们盖教师公寓的钱也到手了，材料也到手了，图纸也有了，可就是没人给施工——说是别的项目都比咱们急需，这个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！”

“可我还知道，局里滕副局长最近就弄到了一个单元……”

“哎呀，那是老滕自己走后门弄的啊……”

“你明天就让老滕给我们郑老师也从后门弄一套，尽快给我个信儿。要不——”

对方笑了：“哎呀老沈呀，你这急脾气！还是要团结嘛！”

“你别误会——我是说，要不，我打算跟郑老师换房！”

对方一愣：“那不行啊，按落实政策的规格，你们现在的房子还小了呢！”

“可是我希望你们能更注意老师的住房规格。好，先饶了你，你快吃饭吧！”

挂上电话，沈校长出了楼，楼外白杨树下有几个正大声发牢骚的长头发小伙子，全用手掌罩住香烟，尊敬地招呼她。沈校长真想同这些新产业工人畅快地谈谈，但是她只来得及对他们微笑地点了点头。她朝车站走去步伐是碎而急的，腰板挺得很直。

### 三

一进校门，就看见青年教师进修班的那间教室灯光通明。在周围渐浓的夜幕中，这灯光恰似一团篝火，使沈校长心中顿感无比温暖、熨帖。

她轻轻拉开了教室后侧的门，闪身进去，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坐下来，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表：七点四十三分。那么说，郑老师已经讲了13分钟了。

郑老师并没有向她瞥视一眼，依旧一板一眼地讲他的课，不时在黑板上写着公式，用粉笔点着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。20来个数理化三科的青年教师，并无规律地散坐在教室各处，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着：“我教了30多年，换了多少拨学生，他们有那么多的不同之处，可就是一学到这儿，准出现普遍性的概念混淆，这都说明，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——凡15岁左右的学生，多数会有这种心理反应……”

沈校长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嘴角的笑纹舒展开来。郑老师果真拿出了看家本领来。一些青年教师自学相当努力，但教学上仍旧改进不大，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郑老师这种将学科知识、教材分析、组织教学、掌握学生心理特征、活跃课堂气氛……乃至教师人身修养等等熔为一炉的经验。

沈校长逐一观察着参加进修的青年教师，满意地微微点着下巴。忽然，她像丢失了一件什么东西，局促不安起来，她又仔细环顾了一下整个教室，便倏地站了起来，

轻而快地走出了教室。

她沿着一条通向校园后身的甬道，快步走去，脚下踩着一些枯叶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经过操场的时候，她想起了校务会议上关于增添器械的决定，眼光不禁朝存放体育器械的棚屋一瞥。秋风扑到她的身上，操场上空开阔的宝蓝色夜穹上滑落了一颗流星，这使她猛地忆起了13年前的秋天，她被剃了“阴阳头”、锁在那棚屋里，睡觉时也不许摘下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的黑牌的情景；有一天她也曾从棚屋的缝隙，看见过一颗流星，那颗流星带给她复杂、痛苦、博大而悠远的联想。但是此刻，她顾不上发出一声叹息，因为她有很紧迫的事情要做——杨玉梅为什么没有去听郑老师的课？

她朝杨玉梅的宿舍走去，老远就可以看到她的宿舍黑着灯，这使沈校长心中不快。她最近连续听了杨玉梅十多节初二的数学课，不能说杨玉梅教学不认真，但是班上高材生提出十个问题，她只能答出四五个。这样教下去是不行的。

隔几个窗户，体育教师霍伟民的宿舍亮着灯。沈校长走过去，隔窗呼唤着：“小霍！”

“沈校长！”是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在回答。

门开了。屋里扑出来一股暖气。霍伟民和杨玉梅都站到门边迎接她。

进了屋，沈校长望望两个青年教师的眼睛。他们是坦然的、无邪的。在这样一个秋天的夜晚，在这样一个僻静的校园，他们这样一对青年男女聚在一间这样的小屋里，会使某些道学先生们生出许多不雅的联想。但是沈校长信任他们，并为他们坦然的態度所感动。她在心里默默地完成了一个加法：两个合起来已经53岁，她真想再给老王打个电话，敦促他再敦促城建部门快盖教师公寓。

但是，杨玉梅没有去听课，这是不能不问的：“你怎么没到前头去听郑老师讲？”

小霍抢着替杨玉梅解释。原来她那班上有个男生冯福润，中午偷吃了同桌女生陈美玲从家里带来的果子面包，下午杨玉梅找他谈话，批评他，他还犟嘴。放学后，更有同学来告状，说是冯福润说了，要是杨老师找他家长告状，他就“花了”她——也就是要让她流血。

“那个冯福润是个混球，他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的！”小霍很是着急。显然，为了保护杨玉梅，他简直愿意跟她寸步不离。

“你批评冯福润的时候，是不是谈了什么伤他自尊心的话呢？”沈校长问杨玉梅。

杨玉梅捻着辫梢，眼里流露出惶恐与委屈：“我不记得有那样的话。我是坚持讲道理。可是他这样威胁我，我受不了。想起明天他可能来捣乱，甚至真要耍混，我就踏不下心来。”

“我打算明天一早到校门口憋着冯福润，”小霍认真地说，“先对他发出警告，不许他跟杨老师捣乱；他还是怕我的。”

“这样不妥。”沈校长看看表：八点零四分。她对杨玉梅说：“你还是先去前头，听郑老师的课。明天我们再一块研究冯福润的事。”

她随杨玉梅一块出了屋。把杨玉梅送进了教室，她主意已定。不一会儿，她已经行进在通向冯福润家的街道上。

#### 四

她在冯福润住的那条胡同口站住了。一群孩子在路灯下追跑嬉戏。路灯一侧有株粗大的槐树，斑驳的树影撒向胡同深处。她拉住一个胖男孩问：“你认识冯福润吗？我要找他。你帮我去叫一下吧，我在这儿等他。”

“你干吗不到他们家去？”胖男孩仰头望着她，天真地说，“他爸他妈都在家。”

“你别找到他们家去。”围拢过来的孩子中，一个缺门牙的瘦男孩却认真地警告说，“冯福润一早就挨了打，都没许他吃中午饭。”

沈校长心里打了个闪。她在开学之初搞学生情况抽样分析时，接触过冯福润的材料。他的亲妈去世三年了，父亲带着他和一位寡妇组成了新的家庭。那寡妇原有两个女儿，结婚后他们又添了一个男娃娃，现在是四个孩子三种待遇。新生儿是家庭中的头等公民，母亲的亲生女儿是二等公民，而冯福润是最末一等。

“我不去他家。他妈妈会以为我是告状去的，那我走了也许又会打他。我要跟他交个朋友，好好地谈一谈。你们说好不好？”沈校长微微俯下身子，用平等讨论



的语气说。

胖男孩和瘦男孩都使劲点头，其他孩子笑嘻嘻地站在一旁。

“成，我去找他吧——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他最不爱在自己家待着，他准是到老蔫家打扑克去了。”胖男孩扭身要跑，但是“咕咚”一声响，闪一道黑影，把大伙吓了一跳。原来从槐树上跳下来一个少年，他穿着单薄而不洁的衣衫，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两只大眼睛活像两盏深藏在岩洞中的灯，闪闪地放着光。他腮边有一大块癣，被路灯照得格外明显。

他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望定沈校长，冷冷地说：“甭找。我在这儿。”

沈校长高兴得就像遇上了久别重逢的亲人，她抢上一步，拍去冯福润肩膀上的半枯的槐叶，亲切地说：“咱们到那边谈谈，好吗？”

她引着冯福润往街上走，冯福润默默地跟着她。走到一家日夜服务的小吃店门口，沈校长停住脚，建议说：“这里头暖和，人也不多，我们在里头聊聊，好吗？”

冯福润拧着眉头，瞅着沈校长。他认定这是个圈套，他右手在裤兜里狠狠地捏着一根三寸长的大铁钉。他把头一歪，豁出去似的说：“里头就里头！”

他们在角落上的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你去买。”沈校长把钱包递给冯福润，“咱们各吃一碗馄饨，好吗？你想吃点什么干的，随便选两样吧。”

冯福润瞅着桌上的钱包，一动也不动：“我不吃。您吃您自个儿买。”

沈校长微笑了，眼角的鱼尾纹闪动着。冯福润用了“您”字，这就有希望使心与心相通。

“我是长辈，再说我累了。”沈校长在椅子上坐得更舒坦些，理着耳后的头发说，“应该你去。”

冯福润赌气似的一把抓过钱包。不一会儿他端回两碗馄饨，都搁到沈校长面前，又把钱包放到碗边。“您点点数。”他用鼻尖指指钱包，对沈校长说。

沈校长收回钱包，把一碗馄饨挪到冯福润面前：“趁热吃。你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。怪我们学校对你关心不够。你没有了亲妈，你后妈对你不好，我们当校长、当老师的，